

迟贺袁旂七十大寿 谢定裕

那天，我问渝秀：“袁旂有七十了吧？我想写点东西贺贺。”

“已经七十一了。”渝秀说。

“那更好了。”

我初逢旂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年初。隆冬时分，我们一家自洛杉矶开车到波士顿。我是要到 MIT 访问，从林家翘先生学些天文物理。有一天，在办公室见到旂。原来他毕业不久，来从林先生做博士后。谈起来，他也是台大，也是土木，又也是融融社友。就觉得特别亲切。

我们在波士顿有七个月时间，我同旂因为背景相近，那时学习内容又相同，所以时相切磋。周末也常来往。在 MIT 半年多，我从林先生那里学了不少东西，但我并没有继续向天文物理方面研究。倒是旂就从此投入天文物理，在星云结构领域，作出重要贡献。

回加州一年后，我于一九六八年秋天，转移到 Brown 大学教书。离波士顿只有一小时车程。于是又得与旂一家时向过从了。

一九七一年，钓鱼台运动在全美展开。纽约是运动的中心。那时旂已经转到纽约市立大学执教。从头开始，旂就是纽约钓运的一位领袖。我们在 Brown 也响应钓运。所以我和旂是校友，社友，学友，这时又是战友了。

纽约人文荟萃，联合国又收罗了不少保钓菁英，各是其是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。在李我焱离开纽约以后，旂就成为唯一能稳住大局的领袖。因为没有人怀疑旂的正直，而旂也始终能坚守大原则。

旂是一位切实做事的人。多少人不时出现在台面上，报刊里，镜头前。然而旂只是默默的在台后做事。话也不多，但言必有中。子曰：“刚毅木讷，近仁。”刚毅木讷可以是旂的写照。

作为钓鱼台运动的积极分子，旂所受的压力很大。因为我们家庭背景相近，我尤其能够了解。但旂所受压力远比我大。因为我在家中是幼子，而旂却是唯一的儿子，而且是有好几个妹妹的长子。他对我说他母亲常写信要他回台湾。我说她未必清楚情况，如果没有他父亲的亲笔信，回去就太危险了。在七十年代，不少朋友回中国去访问了。旂只能在极秘密的安排下作短暂的访问。

八十年代初，科技教育协会成立，旂又是做事极多的成员。无论是办科技导报，开座谈会，安排接待访客，在中国设立乡镇图书馆的筹划与推动，他又是一手承担了许多繁杂事务。

九十年代到来，我们许多朋友参加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建。一则因为科大无意发展天文物理，二则因为家庭方面的责任，三则因为台湾有发展天文物理的大好机遇，旂去了台湾。因此我们失去了朝夕相处的机会。这对我而言是深可惋惜的。

旂对我说过，他本来是想学历史的。所以他的旧学根底很好。尤其写得一笔好字。行草俱精。他对专业非常认真。所以不大有时间写专业以外的文字。可是偶一为之，都十分精采灵动。

旂与我交情超过四十年，共同在相通的学术领域工作，在相近的地区生活，为同一目标奋斗，又能不时交流雅集，相顾皆无所负愧，这样我们都平安的过了古稀，岂不可贺！

不可无诗：

忆昔初遇时	故国革命红
交情四十年	心意每相同
康桥风雪厚	相与驰星空
小岛起波涛	慷慨皆豪雄
同舟互倾轧	砥柱紊流中
优浸前朝史	游笔汉魏风
我欲反天日	青春乐融融

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

